

在危地马拉的长途汽车里,我邂逅了来自美国的年轻女子茵娜。

一头柔柔滑滑的长发,闪着旭阳的亮光;一双干干净净的眸子,透着海洋的色泽;整个人,充满了一种澎湃的生命力。

坐在一起,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我指了指她的大布袋,笑嘻嘻说:“你的行李,好特别呀!”她也笑,说:“不是行李啦,是工作包,装的都是鞋子和皮革。”

茵娜在危地马拉从事的是制鞋业,有趣的是,她在美国德萨州大学修读的却是风马牛毫不相及的人类学。她一向嗜鞋成瘾,家里特辟一个空间收藏各式鞋子。几年前大学毕业时,刚好朋友有意招人在危地马拉发展制鞋业,她便毛遂自荐。从此,一头栽进鞋子的世界里,过着兴趣与稻梁圆融结合的快活日子。



一般人只关心衣服穿得美不美,却很少注意鞋子穿得好不好。茵娜娓娓道说:“其实,长年穿适脚的好鞋子,是可以延年益寿的。”茵娜给好鞋子所下的定义是:“舒适、美观、耐穿。”她从布袋里取出了一双鞋子,递给我,说:“你看看。”我看。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好奇特、好新颖、好标致啊!她突破传统,别出心裁地以五彩棉布搭配上好皮革,形成了一

爱鞋的女子

(新加坡) 尤今

种独树一帜的崭新风格,个性彰显。她说:鞋千款式,千变万化,便宜者百余美元,贵者三百余美元,视款式的简繁与用料多少而定。

茵娜嘱我试穿,我一穿上,便“噢”了一声,讶异于皮革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极端柔软。茵娜微笑着透露:鞋子外层使用的是牛皮,牛皮质地好,用以做鞋子,形状特美,可是,它质硬,必须用化学物质加以软化,脚部皮肤如果长期和这些化学物质接触,恐怕不利于健康;所以,鞋子内层选用猪皮。猪皮柔软适脚,不需软化,只需注射利用植物制成的防腐剂,便行了。

茵娜设厂做鞋,却不设店卖鞋,一切全靠网上交易。顾客可以在网上选择既定款式,也可以另行设计。茵娜接到订单后,便去买料子。鞋子做好后,通过网上收取款项,然后,空邮寄出鞋子。一般上,整项交易约需六周完成。

顾客穿了鞋子出席聚会,别具一格的鞋子成了瞩目的焦点,一传十、十传百,为茵娜带来了应接不暇的生意。如今,她每个月在网上可完成大约 200 宗交易。

询及远到危地马拉设厂的原因,她表示危地马拉有个小镇帕斯多雷斯(Pastores),制鞋历史长达百年。万余人口,清一色是玛雅人,多数从事制鞋业,手艺精湛,在中美洲遐迩闻名。

茵娜的制鞋厂设在古城安提瓜(Antigua),她以超高的薪金聘用帕斯多雷斯小镇绝好的制鞋师傅,把技艺手把手地传授给她所雇用的制鞋工人。这些工人,过去虽然都是从事制鞋业的,可是,他们做的是低层次的流水作业,而且,只做用料极粗的便宜鞋子。习惯于粗制滥造,态度难免流于马虎。改变工人的制鞋概念,是茵娜的首要之务。她实施“高薪养优”的政策,要求工人把工作一丝不苟地做得尽善尽美。工作一出现纰漏,立马开除。工人为了保住优质饭碗,都倾尽全力,结果呢,训练出来的 15 名制鞋匠,个个身手不凡。全无后顾之忧的茵娜,遂得以专注于设计工作,奔波于各大城市,亲自挑选花式独特的棉布和质地上乘的皮革。

聊着聊着,不觉时光飞逝。抵达了目的地后,茵娜背着那个大布袋,下车,步履轻快地向前走着。

布袋虽重,但是,她的肩、她的背、她的腰,压不低、压不驼、压不弯。因为呀,布袋里满满地装着的,不是皮革、不是鞋子,而是她的梦、她的理想、她的快乐。

要论当下文艺批评队伍的阵容,无疑要数学院派最为壮观。跟他们比起来,其他领域从事批评的人员,大概只能算“散兵游勇”了。但就如我们常常说“大国”未必是“强国”一样,人数众多也并不等于发出的声音最洪亮、最有力。甚至可以说,在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上,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学院派中当然有非常优秀的批评家,但为数不少的学院派研究人员都在从事着生产批评“垃圾食品”的勾当。他们的论文基本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因为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完成规定的论文数量,才能从讲师晋升副教授,从副教授晋升教授,那些硕、博研究生,才能拿到他们的学业证书。此举被圈内人形象地称之为“挣工分”。而这些用来“挣工分”的论文,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符合这个规范才能顺利通行。这个类似新八股的“规范”,我也说不清楚。但在微信上,有人以“红烧肉”为研究对象,道出了如何写作学士、硕士、博士论文的程式。限于篇幅,我这里只引录关于“红烧肉”的博士论文的写作要求:

序言:历史中猪肉食谱的文献综述、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不足和问题;

第一篇(第一章到第三章):猪是怎样养成的;

第二篇(第四章到第五章):猪的各个部分的肉质的区分和作用;

第三篇(第六章到第七章):马克思恩理论不同发展阶段对红烧肉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第四篇(第八章到第十章):红烧肉制作的实证研究(变量选取、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

结论:红烧肉是不是可以吃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

总体来看,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红烧肉是不错的营养、美容食品,但操作过程的障碍还需要真学、真懂、真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有必要的情况下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支持,使红烧肉更好地实现增加营养、避免增肥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想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请注意收藏此博士论文的写作秘籍。不过遗漏此收藏也不要紧,导师自然会按照此程式给与精心指导。可以想见,按照此规则培养出来的批评家,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批评文章来。他们最擅长的是把不痛不痒的话题,说得头头是道,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似乎里面深藏着丰富的学术含金量。诸如“楚王为何爱细腰”、“唐代为何崇肥美”等等;其次是,有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搅得更复杂化。诸如“吃饭”,那不叫“吃饭”,学院化的说法应该是“为了获取体内各器官运转需要而进行的营养补给……”“睡觉”也不叫“睡觉”,而应该说成是“人为了恢复肌体疲劳而必须进行的除了心脏和呼吸不能停止的阶段性休眠……”。

读了一些博士论文,我才明白了,学院派的批评为何缺少灵性,缺少真性情,缺少真知灼见,缺少把复杂的问题用清晰明白的文字表达出来的基本能力。那种概念的缠绕、论证的繁复、文字的佶屈聱牙,似乎不在乎向你说明什么,而是要检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保持清醒头脑的持久耐力。

有大学教授透露,现在很多文科学生,似乎对阅读文学作品原著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也无意于培育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而是习惯把各种二手研究专著找来,看看别人怎么说的,然后进行综合,批量炮制论文或应付考试。这样一种思路和习惯一旦养成,指望他们写出有自己独到艺术感觉的批评文章来,也就无异痴人说梦了。他们的判断,大多源自别人的判断,他们嚼的大多是别人嚼过的馒头。他们倒卖的“二手货”,再往前一步,则成了近乎抄袭的“贴牌货”,却鲜有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己之言者。

关于「红烧肉」的博士论文

陈歆耕



我们的恩师今天早上十点钟,安静地走了。

除了电影圈内的人,广大观众恐怕不会记得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弟子们却都大大的有名:陈凯歌、吴子牛、李少红、胡玫、张建亚……他,是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缔造者之一,田金夫先生。

田先生是北京艺术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我问过田老师为什么当年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而去考了北京艺术学院。他说:“那时,我父亲打成了右派,被扣发了工资,就靠母亲劈劈柴挣点钱一家人过活。家里孩子多,我又是老大,北京艺术学院那时是唯一发工资的学校。”他天天腌酱腌齋就窝头,可他刻苦,专业永远是第一名,他又讲

远去的恩师

杨建东

义气,正直可信,被学院的同学尊称为大哥。田老师 1978 年调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最让他骄傲的是出任 78 级导演系本科班表演课、台词课教员及教学组组长、主任教员、班主任。这个班是人才辈出的第五代电影导演的摇篮。田先生做事,那叫一个认真。总是和同学们吃住在一起。当时的电影学院在北京郊区的朱辛庄,一周甚至两周才进城回一次家。那时他的儿子田鹏才两岁,他把家和孩子全交给师母,坚持和学生在一起。他知道凯歌师兄爱看书,学生宿舍到点就关灯,就让他到自己的宿舍来看书。

学生和他就像哥们一样。田老师护学生是出了名的,学校离农民的村庄很近,学生们的伙食差。有一次,几个学生,向田老师借了宿舍说看书,谁知他们跑到校外,抓了农民家的一只鸡,拿回学校,躲到田老师的宿舍里用电炉子炖鸡。学生一边炖鸡,一边看书,结果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时电炉子已经把田老师的床烧着了,褥子起了火。亏了扑灭及时,差点儿酿成大祸。后来还是被学校知道了,校方坚决要严厉

惩处学生。田老师找到学校领导,把责任全部承担了下来!学生免除了一次处罚。而几个学生后来都是鼎鼎大名的第五代导演的翘楚!

吴子牛师兄和田老师的关系更是亲近,子牛师兄刚毕业时,生活比较拮据,田老师几乎天天请他到家里来小聚,师母炒上几个小菜,爷俩来几杯小酒。我们都是老教师的餐桌上学能耐的。这个风气一直传到他生病之前。我在田老师家还见过子牛师兄来北京上学时背来的小竹背篓呢。有时候天晚了,就给予子牛设个行军床住他家里。子牛的好姻缘也交在老师家,那次女作家司马小加来田老师这里串门,无意中结识了吴子牛。后来在田老师和师母的红绳牵动下,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上学时,老师还是一贯坚持实践教学,到电视台给我们找节目,找资金。他去的时候永远是骑一辆大二八自行车。那时,北京遍地都是黄面的,十公里才十块钱。导演系和电视台都说让他打车去,可以报销。可他不打车!说那是学生拍摄经费,

为学生省一分是一分,用在节目制作上。自己骑车就当锻炼了。

田老师在教学的同时,还大量参加影片的拍摄工作,改革开放后的内地第一部武打片就是他执导的《白龙剑》,1996 年,他为安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黄梅戏影片《徽商情缘》一举荣膺政府华表大奖。

在他 59 岁那年,我们筹划着,等他 60 岁退休了,要好好拍几部让观众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他为了这个天天早上 5 点起床,到北京的护城河边练一趟剑。

之后的某个清晨,他照常起来准备去锻炼,可

邂逅集

齐铁偕

戏墨画鱼

落寞但凭诗酒陪, 落笔丹青笔光开。

春日

河堤垂网暮云张, 村路扬尘野日黄。

喜雨

流年雾霭去来频, 草树蒙尘欲闭春。

夜光杯

辛勤点缀露红新。

晓起

镜中两鬓惊繁霜, 断续风吹断续香。

闻莺

绿萼青莺踏歌行, 醉里犹闻百啭莺。

天马山下

南望天马彩云驰, 半暗半明万顷陂。

邂逅集

齐铁偕

戏墨画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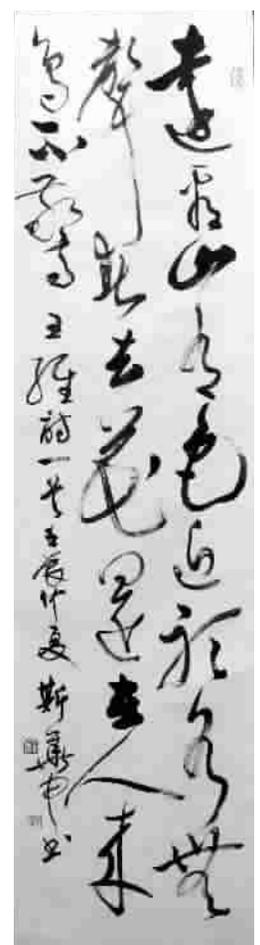
落寞但凭诗酒陪, 落笔丹青笔光开。

春日

河堤垂网暮云张, 村路扬尘野日黄。

喜雨

流年雾霭去来频, 草树蒙尘欲闭春。



远看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春去花犹在, 人来鸟不惊。

书法 斯华中

我行走南通唐闸镇的街道上,边走边看边想。这个小镇,名气很响,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轻工业的摇篮。1896 年春,张謇在此镇购买 100 余亩土地,开设大生纱厂。经过 3 年土建,于 1899 年开车生产。为何取名“大生”?据说是张謇从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受到启发,含有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深意。

唐闸镇在南通西北 8 公里处,镇中间有通扬运河穿过,小镇因水而生,江港河汉纵横交错。张謇认为唐闸镇“地介内河外江之间,交通较便,故定基于此。”这是张謇在此设厂的首要因素。其次,唐闸镇地处江海平原,是棉花产地,原料就在本地,要省去多少运输费用?又为农民卖棉花带来便利。周围农户素以纺织土布为副业,熟谙纺织技巧,稍作培训,就能成为大生纱厂

良好的技术员工。这也是张謇在此设厂的重要因素。选址唐闸镇,还避免了南通旧城风貌和居住环境。这也看出,张謇有着保护古迹的眼光。

1901 年,张謇在大生纱厂附近等建成广生油厂,利用纱厂轧花下来的棉籽为原料,生产棉油、棉饼。1902 年,张謇倡导,在唐闸办了大隆皂厂,用广生油厂下脚料做原料,制造肥皂、蜡烛。1901 年,张謇在大生纱厂引擎间附近建立复新面粉厂,利用纱厂多余动力,用石磨制面粉。1909 年成立复新面粉公司,用机器制面粉,日产 1300 袋。1903 年,张謇在唐闸镇开办了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集股 2 万元,调集 5.8 万元,经营缂丝、染织,品名为“通绸”“通绉”,年产绸绉

4000 余匹。1908 年,张謇等人创办了大昌纸厂,收购了通州竹园纸坊的旧生产设备,以大生纱厂下脚飞花做原料生产纸张。接着,张謇在唐闸镇开办了火柴厂、棉机厂、电灯公司。

中国轻工业的摇篮

朱大建

来在铁厂北面建造了船坞,为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制造小轮船和机动渡轮 10 余艘。

工商业、航运业的发展,使唐家闸在上个世纪初成为闻名中国的工业重镇,被称为“小上海”。

张謇用赚来的钱,办起纺织专科学校和 100 多所小学,上百所中学、图书馆、医院、公园,更办起养老院、收容所,让清末民初的唐闸镇焕然一新。

从张謇设计、建设唐闸镇迄今,100 多年过去了。张謇开发唐闸镇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中国工业发展走过的脚印,唐闸镇成了中国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活化石。现在,大生纱厂仍然在生产。造纸厂、棉机厂等很多工厂停产了,但厂房、车间还在。唐闸镇是活着的城镇,有 5 万多人居住在唐闸镇,很多人仍在张謇当年建设的工厂里做工,孩子仍在张謇建设的学校里读书,居民仍在当年建起的公园散步,在当年建的图书馆里读书。走在唐闸镇的街道上,可以感受到中国从农业形态转向工业形态初期的气氛、情绪、痕迹、文化。唐闸镇正在准备向联合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工业遗产。确实应好好保护好这块中国轻工业发展的活化石。

十日谈

南通漫步

细雨霏霏看寺街, 请看明日本栏。